

## 西方物質文明與印地安文化第三類接觸 ——迪士尼卡通《風中奇緣》之後殖民論述分析

黃冠雅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 摘要

本文擬從迪士尼卡通《風中奇緣》這一符號文本所呈現的異族文化初次接觸情形，探討西方人的殖民心態及種族之間極大的文化與思想差異，揭露其背後預設的東方主義論述與女性主義論述，從而突顯後殖民主義的種種特徵，包括重視物質，否定精神，以及最終民族融和理想，做為一種迪士尼美夢般的結局，這樣的理想正如風中的色彩，必須用心體會並期待之。

關鍵字：風中奇緣、迪士尼、後殖民、東方主義、女性主義



##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丟棄書本的世紀，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影像與聲音充斥在我們的周圍。影像與聲音比之於傳統的文字，傳播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語。美國好萊塢是一個將美國精神行銷全球的媒體，旗下的迪士尼公司以動畫為主的傳播手法，是很多國家兒童從小的「美夢」。優美的動畫、好聽的歌曲與有趣的劇情，吸引世界各地人們的目光。本文從迪士尼卡通《風中奇緣》<sup>1</sup>中，分析影片背後所透露出的後殖民主義的意涵。所謂的「後殖民」(post-colonial)包括殖民行動開始到今日，所有被帝國化過程影響的文化<sup>2</sup>。並從中思考後殖民思想對於人們的影響。並探討從啟蒙時代以後，西方人重視物質遠大於精神的流弊與反思。

## 二、東方主義論述

「他者」是從自身所產生的二元價值的判斷，以這種對比的方法，來分辨外界人事物。英國殖民者，看到全身火紅的印地安人時，視覺所產生的「他者」是十分明顯，因為印第安人是英國人所沒看過的人種。但是「他者」在沒有經過了解之下，轉成蠻夷、殘忍、未開化、落後、沒有文化的價值判斷，這就是薩伊德所強調的東方主義的論述。透過對「他者」的貶低，來增強自身對於「他者」的控制，並且合理化其掠奪的卑劣行為。把自己塑造成無所不能的救世主，能夠幫助這些蠻夷，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假人道主義。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就是在描寫西方國家如何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待阿拉伯國家。從劇中，英國殖民者是用奴隸、下流的未開化者<sup>3</sup>，來構築對印地安人的「東方印象」。這樣的印象一旦進入潛意識之後，當雙方出現衝突、意見不合時，只能夠透過單一手段——消滅沒有文化的對方。這種「東方印象」，會從殖民初期，一直延續到殖民結束，依然會存在新民族國家的血液中。新民族國家透過西方建構的東方論述，在內心中「效忠」這樣的論述，去仰望殖民國家的種種「進步」。其實是一種自卑情結<sup>4</sup>的驅使，再次地被西方帝國在文化佔領，無法跳脫其魔掌。同時影片中，用巫術來形塑印度安人的不文明與迷信。對比於西方的理性與文明，相當程度地將印第安文印文化貶低，呈現一種西方看待東方的偏頗觀點。薩伊德說：

<sup>1</sup> 《風中奇緣》(Pocahontas)，是一部由華特迪士尼於 1995 年製作並發行的動畫電影。它首次的上映日期是 1995 年 6 月 16 日，為第 33 部華特迪士尼經典動畫長片。這部電影的劇情是迪士尼首次取材於真實歷史人物的故事，再加上一些流傳於印第安人中的民間故事。其中主要敘述了主角寶嘉康蒂(Pocahontas)和英國拓荒者莊邁斯(John Smith)相遇後發生的愛情故事。另外，其續集《風中奇緣 2：倫敦之旅》由迪士尼於 1998 年以錄影帶首映的方式上映的。本文研究的對象設定為《風中奇緣》，第 1 集。

<sup>2</sup> 蒂芬(Helen Tiffin)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1998 年，頁 1-2

<sup>3</sup> 英文為 savages, filthy heathen

<sup>4</sup>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吳書榆譯：《阿德勒心理學講義》，臺北，經濟新潮社，2015 年，頁 49~67



東方不是一個被動的自然事實，它不僅僅是在那裡，就像西方不僅僅只是在那裡一樣，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維柯的偉大發現：人創造他自己的歷史，人所能知道的就是他已經創造的東西，並把它擴展為地理學：作為地理的與文化的統一體，更不必說歷史的統一體的東方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此類作為「東方」或「西方」的場所、地區、地理學的區域都是如此。因而就像西方本身一樣，東方是一個具有一種歷史、具有一種思想傳統、想像與詞彙傳統的觀念，正是此類歷史與傳統使東方能夠與「西方」相對而存在，並為了「西方」存在。因而東、西方這兩個地理學上的實體是相互依存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互反映的<sup>5</sup>。

從影片中，寶嘉康蒂從族人的精神文化的特質，來打破莊邁斯內心物化的東方論述，清楚陳述出印第安人是一種精神上貴族。因為寶嘉康蒂的族人，不需要將人與自然切割，可以達到一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精神世界。縱使莊邁斯的足跡可以踏遍世界各地，但是始終無法超越自己的心，體會自己的心。這就是物質的資本主義，所產生心靈上的空虛，極端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因為訴諸於精神，「他者」不再是與自身對立，而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自己「不完美」的部分。此時，狂妄自大的自我，終將銷融在精神的世界中，建立出一種尊重「他者」的仁德之心。薩伊德在其回憶錄《鄉關何處》中也曾提到：

偶爾，我體會到自己像一束常動的水流。我比較喜歡這意象，甚於許多人比較重視的那種固態自我的意象。這些水流，像一個人生命中的各項主題，在清醒時刻流動者，最佳狀況的時候不需要外力去協調或調和。它們可能不合常情，可能格格不入，但至少它們流動不居，有其時，有其地，形成林林總總奇怪的結合在運動。<sup>6</sup>

此外，從《認識迪士尼》一書中有關寶嘉康蒂的圖像描述：

首先，寶佳康莉本人的圖像其實還存在。不同於真實寶佳康莉第一次遇到約翰史密斯的十二歲小女孩，迪士尼版本中她描述為相成熟的「美國原住民芭比」。據傳聞，這部電影的動畫家監看著寶佳康莉本人的畫像，決定要「改善」她的外貌，增加亞洲人的眼睛，纖細的腰肢，以及一雙無可挑剔的長腿——「比較少的美國印地安特質，較多的流行外國風。」不只一個男性(包括梅爾吉伯遜(Mel Gibson)，及約翰史密斯)曾經稱讚「他真是個尤物<sup>7</sup>」

<sup>5</sup> 出自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頁82~83

<sup>6</sup>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彭惟棟譯：《鄉關何處》，新北：立緒文化，2000年，頁405

<sup>7</sup> Janet Wasko 作；林佑聖，葉欣怡譯：《認識迪士尼》，臺北，弘智文化，2001年，頁202



這是不折不扣是東方主義的視角。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想像，除了一定的刻板印象之外，還加入了一種神秘的色彩。西方人對於東方國度有一種不可自拔愛戀想像，是充滿異國新奇感的愛戀，但卻也有未知、陌生的恐懼，而這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恐懼與愛戀），讓東方與西方世界在文化上不斷地交流，對於促成地球村理想的實現有相當大的助益。

### 三、女性主義論述

女性在傳統社會之下，未結婚前沒有被賦強烈的社會責任，只是母親角色之附屬概念。影片中，寶嘉康蒂的酋長父親，反覆一直強調：「你有你母親的精神……，你的母親的夢想就是看到你戴上這條項鍊在你自己的婚禮上。」這種將女性視為母親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概念，將女性推入一條與母親相同人生路中。徹底否定女性個人的特質與想法，將女性本質化。正因為如此，雖然平常寶嘉康蒂的父親可以容許他像飛一樣的來去自如，但是遇到如結婚、部落重大事情時，女性是沒有自由的，必須遵守部落的傳統。酋長將寶嘉康蒂嫁給高岡，只因父親認為這是一位酋長女兒必須要走的路。部落準備開戰時，寶嘉康蒂被要求要留在家裡，只因「很危險」。這些種種父權的思想，箝制女性的思想，不斷灌輸女人只有結婚才是正確的、女人是弱者需要被保護這樣的想法。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寶嘉康蒂只能透過高於傳統的自然力量——柳樹婆婆，不斷地對抗這種傳統的力量，去選擇一條異於傳統的羊腸小徑。除了父權的箝制外，連身旁的女性好友都插上一刀，透過種種方法去阻止寶嘉康蒂的「造反」。這種女人為難女人的戲碼，為何會層出不窮呢？肇因於社會的集體意識，認為女人就應該順從；女人就應該結婚；女人就應該聽從家人的安排，一旦有人違反，就被視為異己，要除之而後快。所以禮教殺人，毫無慈悲之心，實為一種父權下的集體暴力。同時也是一種多數的暴力，充斥著男性與女性權力結構的不平等。最後雖然酋長父親因為寶嘉康蒂的死諫，而釋放了莊邁斯，但是女性仍舊需要在男性的陰影與權力下，才能夠受到認可與肯定，所以這仍然是一種依附關係，而且是「男性沙文主義<sup>8</sup>」的產物。有異於迪士尼的大團圓，以愛情為一切的結局，寶嘉康蒂選擇了留在部落，而離開他所深愛的莊邁斯。一句：「我是被需要的」，道出寶嘉康蒂銷融自我的決心，他決定為了自己的族人，放下自己所要追求的梦想。這樣的決定與西方女性追求個人自我實現是相違的，同時也將寶嘉康蒂從西方女性主義式的英雄，轉化為東方女性柔順的形象。這個巨大的轉變，試圖突顯強調個人的西方女性主義與東方女性的差異。同時也讓人感到身為印地安女性的束縛，更增加西方女性主義者優越的地位。但是如果以中國傳統思考來看，寶嘉康蒂的自我犧牲是一種心靈上的提升，是一種化小愛為大愛的偉大情操，是可以寫在史書上的。這就讓人聯想到古人的貞節牌坊的產生原因，不就是在父權下的一種產物嗎？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sup>8</sup>可參考：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臺北：書林，2005年，頁21~22





打著以打破父權控制的旗幟，試圖突破束縛，得到自身的主導權。但是每個國家的文化並不相同，強迫所有國家崇尚西方女性主義那一套，一定會產生災難。必須從自身的文化脈絡，去意識到父權的控制，透過反思與自身的對話，逐漸透過教育慢慢改變，才能夠將男性沙文主義，徹底去除。

#### 四、迪士尼卡通《風中奇緣》之文本分析

##### (一) 英國殖民者英雄心理

在影片的一開始，十七世紀初期，男主角莊邁斯，與一群英國船員，在英國總督大人的帶領下，歷經海上暴風雨，初次到達北美洲新大陸，以帝國主義的姿態，標榜三G (Glory, God, Gold) 的理想，前進一個新世界。他們心中認為：那裡有遍地的黃金，可以分給愛人、富厚自己，並貢獻給所屬的維吉尼亞大公司，而這正在一種集體白人優越的殖民心理論述之下，他們抱持著冒險犯難、征服、侵略、掠奪黃金的自以為「英雄」心態，要去開拓美洲蠻夷部落，所以對於異民族稱之為蠻夷，必須以武力、槍炮來對付他們，因為他們是未開化的、不必講道理的。同時，也因為這些遠渡重洋的英國白人，在原來英國社會沒能夠得到皇室與社會資本主義的認同。來到一個新世界時，發現這些異民族物質上的「匱乏」，自身的優越感與日俱增，進而著手去「改革」與「改變」這個新世界，成為一個進化的物質世界。這種在原本國家中的自卑感，一躍成為一種強大的控制欲，再加上其船堅砲利，迫使異民族屈服在其「淫威」之下。強大的控制欲，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英雄，無所不能的君主，強迫異民族順從殖民者的主流價值。並以一種救世主的英雄自居，去合理化自己種種掠奪的行為。影片中莊邁斯曾經說過：「我們會告訴你們族人如何妥善的利用土地；同時我們也會蓋很多道路與好的房子。……有很多很多東西，我們可以教你們。我們已經改善世界上很多蠻夷的生活了。」正是一種合理化的心態。同時，英國總督大人在踏上新大陸的一剎那，就宣告：「這塊土地是屬於詹姆士國王的領土，名字叫詹姆士鎮(Jamestown)。……不要忘記雖然是西班牙發現這個新世界，也曾經掠奪過這個新世界珍貴的資源，但是現在一切都是我們的」，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完全不考慮別人的感受，完全以資本主義為主要的目標，物質欲望強烈可見一斑。這種徹底忽視人道精神的資本主義概念，原原本本的被揭示出來。這樣的觀念也與女性主義中的「男性」霸權息息相關，傳統父權思想對於女性的理解與宰制的源頭，就是這種極端物化的結果。忽略了「他者」(the others)的精神存在，而以一种物質(包括力量、文化…)強勢的佔領，企圖改變「他者」的心理想法。



## (二) 英國人對印地安人預設的見解

1、英國的總督大人，為殖民宗主國掠奪者心態的代表。他一心想利用這次機會，挖大量金礦來獻給國王，獲取政治優勢，故而在利益薰心的自私心態下，他主張看到蠻夷就開火，不必溝通或交流，因為高傲的他完全把殖民地的所有資源視為自己的，不把蠻夷看作一般人。因此，在他一下岸時，就直接宣言，此地為詹姆斯國王(King James)所有，此地命名為「詹姆斯鎮」，接著大肆開挖土地，毫不掩飾地高唱：遠離貧窮的黃金美夢，並鼓勵下屬要和他一起努力地掠奪黃金。新世界對他來說，不是一個精神上的意象，而是可使總督滿足其物欲的『他者』。他只想奪取物質資源，以完成他的黃金(Gold)與榮耀(Glory)的美夢。印地安人的存在對他來說是一種阻礙，所以必須要徹底消滅。但是這種殺害違背人性，所以必須把印地安人當成是蠻夷、未開化的民族。從本質上將印地安民族，看成有如動物一般的低等「人」，這樣內心中的罪惡感就會減輕，畢竟他們只是動物，殺害他們就像殺豬、殺雞一樣的自然。歐洲人認為這樣蠻族沒有靈魂的存在<sup>9</sup>，一方面提升自己，一方面貶低別人，以期在心理上可以合理化「強奪」這種惡劣行為的神聖動機與救世主的形象。更進一步，在雙方發生誤會時，偏見就會從原有的態度中流露出來。這種態度是一種把印地安人視為「他者」的具體呈現，沒有任何溝通、了解與認識，就是仇視、敵對與對抗，甚至為了個人的物質欲望，而主觀認為他者強佔了黃金，所以才會發動攻擊。而神聖的我方，必須替天行道，殲滅「他者」。並在內心當中形成一種態度——兇殘、說謊、小偷、不會幫助人。影片中：「在文明社會中沒有他們的位置<sup>10</sup>。」，徹底將印地安人劃出文明的圈圈外，如黑格爾所認為的：「這些蠻夷沒有靈魂，所以他們沒有歷史<sup>11</sup>。」因此，總督大人，下了一道命令——只要看到印地安人沒有殺死他們，就是不忠，而且還是要被吊死。

2、男主角莊邁斯，是殖民宗主國冒險精神的英雄人物代表。起初他是抱持打倒蠻夷的想法來北美洲探險，並非一圓黃金夢，而是有著大膽好奇、冒險犯難的想法，意圖征服未知的土地，也可說他是為了個人的理想而來到殖民地，所以他以好奇心去看待未知的印地安文化，在與酋長的女兒——寶嘉康蒂相遇時，能放下槍，與她用心溝通，進而認識部落文化神祕的特色（尤其在見到柳樹能與人對話時），這是一種異民族之間的相互吸引，白人對於他者——原始的部落文明難以抗拒的、神祕的吸引力，莊邁斯選擇接納她，而後兩人發展戀情。但是當莊邁斯在談到他的祖國倫敦時，無意間透露出一種對於印地安文化的貶低與輕視，覺得英國人的文明，是可以幫助印地安人的。對莊邁斯來說，雖然他深愛寶嘉康蒂，

<sup>9</sup>可參考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頁37

<sup>10</sup> 原文為：There's no room for their kind in civilized society

<sup>11</sup> 參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頁122~123



但是他用一種東方的視角——未開化、不文明、蠻夷，極端資本主義物化的觀點來看待寶嘉康蒂的族人。但是因為寶嘉康蒂的述說（本片的主題曲 *colors of the wind*），強調印地安人如何看待自然、了解萬物的精神文化。莊邁斯轉變成認同印地安人文化——了解土地、如何航行在河流中、吃玉米，並相信在這片本地沒有黃金的存在。這樣的改變傳達出一種美國文化對於異族的包容與理解，並願意從物質的外表，轉變為一種精神的內涵。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如此，美國歷史上屠殺印地安人的人數，比之於納粹屠殺猶太人還要多更多。迪士尼這種「互相了解」的形象，雖然是一種正向的意念。但也傳達出一種，逃避歷史的故意遺忘的特色，也是一種對比於東方意向的西方接納異族的聖人思想。其實，以物質為主體的殖民宗主國，受到資本主義的洗腦，一切以物質為導向，到最後就會完全揚棄精神部份，而有種種非人道的行為，這就是一切殖民帝國主義殘忍、掠奪、控制殖民地的原罪吧！不過，莊邁斯指出了一個可以消除這種殘忍控制帝國主義的方法，那就是了解並進入對方的文化與精神部份，才能夠發展出一個和諧共存的地球村。

### （三）印地安人與英國白人的文化差異

1、價值觀的不同。英國人為了黃金而來，是個人及國家利益為主的價值觀；然而印地安人並不挖黃金，在寶嘉康蒂心中，玉米才是他們的黃金。因為這樣的不同，會產生彼此之間誤會與衝突。

2、對於開發荒地、發展文明有不同的看法。透由男女主角的溝通對話可知：莊邁斯認為開發部落，建造城鎮，可以改善蠻夷的生活，物盡其用，幫助他們走向文明；但寶嘉康蒂認為他們不是蠻夷，不需要外人的干涉與建設，她以為認識大自然的一切，才是有意義，她帶領莊邁斯去看他原本不認識的大自然，包括風中的訊息，以及象徵神祕力量的柳樹婆婆。可見英國殖民者對於土地的態度是敵對的，他們將土地上的樹木砍伐，夷為平地。並不斷的挖掘土地，傷害土地，只為了有價值的黃金。這種將土地資本化的概念，同時不斷向土地掠奪，絲毫不尊重土地。把土地視為自己的財產，無情地在他身上奪取，也是一種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巧取豪奪的原型。而印地安人對於土地的尊重，從柳樹婆婆可窺見一二。人與樹是可以對話的，樹是有靈魂的，所有萬物都是有生命的。在本片的主題曲〈風之彩〉<sup>12</sup>中，有一段歌詞突顯出這樣的觀點：「你認為你擁有你踏上的每一個地方；地球只是一個你可以主張的死的東西，但我知道每個石頭，樹和生物有生命，有靈魂，有名字<sup>13</sup>。」

<sup>12</sup> 英文原文為 *colors of the wind*

<sup>13</sup> 英文原文為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3、對陌生人的看法不同。英國人認為這些印地安人，都是蠻夷，是未開化的人類，是殘忍、兇狠的動物。所以只要一見到印地安人，不管他們做出什麼舉動，就是開槍。而印地安人，雖然也不喜歡英國人，也用了「英國人就像狗一樣，臉上長滿了獸毛、野獸、貪婪的狼<sup>14</sup>」來貶低英國殖民者。但是他們採取的行動，卻是暗地觀察對方，而不是去殲滅他們。直到自己的族人受到傷害之後，才開始進行復仇。這種面對異族的第一印象，推斷是在對於萬物的基本概念的不同。英國人以資本主義為首要，凡事向錢看齊，對外在的一切，無一不是以達到經濟進步為主要目標，所以對於外在事物，以掠奪為手段，來增加經濟實力，合乎資本主義的主流價值。但是印地安人是以精神為主，尊重其它的地球上的資源，並努力去了解每一個萬事萬物。這樣的想法對於外在的一切，一定是先從了解開始。

4、對生命方向的選擇不同。英國殖民者以資本主義的主流價值為生命的方向，所以對於財富與文明的索求無度。反觀印地安人注重自然與心的關係，從萬事萬物中去體會心的方向，自然順從大自然所指引的生命方向。這兩個不同方向的拉扯，讓我們感受到英國殖民者，在物質上看來似乎比較文明，但是行為上卻有如動物般的原始；印地安人，雖然各方面的物質條件不佳，但是能夠順應自然與自己的心對話，顯得自由快樂。

#### （四）寶嘉康蒂所塑造的英雄女性形象

在影片中，寶嘉康蒂生長在父權為主的部落社會，但因為她是酋長的女兒，受到寬容和寵愛，身分特別，能自由地在林中追尋風的訊息，故而她敢於反抗權力，不畏政權，選擇和白人談戀愛，不接受父親安排的親事，最後她順從內心的意願，勇於追尋所愛，故而能感動父親放下仇恨，共創族群的和平。這可說是現代西方女性的形象，反抗父系社會<sup>15</sup>，追尋自我夢想。但是影片中也顯示，當一個女性追求個人的獨立自主時，傳統的力量就會產生一種反作用力，拉扯寶嘉康蒂。這也適度地反應一個女性在充斥父系思想的社會中，所遭遇的困難與異於男性不同的待遇。影片中從寶嘉康蒂的一個夢境，來啟動他的追尋。這是男英雄與女英雄的一個相當大的差別，同時也是將女性賦與一種與男性對立的他者。男英雄追求自己夢想的根源來自於自我價值的衡量，如莊邁斯與英國總督大人，遠渡重洋來追尋自己冒險與榮耀，這不但被社會賦予神聖的價值，同時也得到皇室的肯定與積極進取的精神。但是一位女性英雄，沒有辦法透過社會主流價值的肯定，只能透過虛幻的夢境，來超越部落的傳統（成為高岡的妻子，與他的母親走一樣的路）。過程中，連自己的好朋友都背叛他，還造成高岡的死亡。酋長父親嚴厲的責罵：「我告訴你要留在村子裡，你卻不遵守我的話。你讓父親蒙羞，由於你

---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sup>14</sup> 英文原文為 They have hair on their faces like dogs, beast, ravenous wolves

<sup>15</sup> 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臺北：書林，2005年，頁154





的愚蠢，讓高岡死亡」，其言詞當中充滿父權主義視角將女性視為男性附庸的觀點——乖乖待在家裡、遵守規定、聽話、不容許犯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寶嘉康蒂的心進退兩難，只能夠透過柳樹婆婆非自然、迷信的力量去堅定自己的信念，將女性英雄推入不理智與迷信的深淵。更單一的將女性英雄的行為動機，化歸為一種依附在男人之上的關係，成為一種以男性為主的副產品。所以雖然女英雄成功地解決部落之間的衝突，但是仍然沒辦法從父權的權力結構下解構，而成為獨立自主的英雄。對比於酋長父親能夠自己決定集結部落，對抗英國殖民的意氣風發，女英雄所遭遇的傳統阻力，更為明顯。

#### (五)衝突的爆發與化解：殖民者渴望的和平與接納：

因為英國總督大人毫不理智的開火，射殺印地安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雙方宣戰的局面。而恰巧在此時，寶嘉康蒂的未婚夫高岡，撞見了她與莊邁斯的戀情，於是兩男扭打，被旁觀的白人伙伴看見，開火射殺了高岡，於是莊邁斯被抓，預定要在開戰前擊殺他。雙方因為誤會產生衝突，不斷地加深仇恨。

這時的寶嘉康蒂不知所措，幸而柳樹婆婆指引她順著心中夢想，接受大地精靈的指引，去阻止這場戰爭。她在最後一刻，擋在莊邁斯之前，讓父親無法下手，直接表白「我愛他」，並說：「是仇恨帶我們走上了這條路，我選擇了自己的路，爸，你會怎麼選呢？」酋長在聆聽風中的訊息，片刻沉思之後說：「我女兒說的話，超越她年齡的智慧。我們內心帶著憤怒而來，而她所有的是勇氣和諒解，從今開始，如果再有殺戮的事，一切都與我無關。」酋長決定放下仇恨，放走莊邁斯。為什麼會有這麼的轉換呢？我推測，酋長是看到雙方的仇恨，勢必將雙方毀滅，生靈塗炭。在西雅圖酋長的宣言中<sup>16</sup>也有談到這樣的想法，為了害怕自己的族人因為仇恨而犧牲，同時也了解到自己其實打不過英國殖民者。

這時，英國總督卻冷不防地開火射向酋長，莊邁斯為他擋住這一槍，當場生命垂危。於是，英國人決定站在莊邁斯這「正義」的一方，於是縛綁了總督大人，把受傷的莊邁斯送回倫敦，眾人不相信此地有黃金，打算要一起回返英國。

寶嘉康蒂為莊邁斯送行，印地安人送來糧食，酋長帶來接納和祝福，也讓寶嘉康蒂自己選定自己的路，是否要跟隨莊邁斯。最後她決定留在部落，傳承母親的使命，她的母親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徵，而她和母親一樣，永遠追隨著風到處跑.....。

當原本弱勢的殖民地民族獲得平等的尊重，暫時不再受到掠奪，雙方互相接納，恢復和平狀態，一切回到最初，雖然表面上看來，是以二人無私的愛情來化解異民族之間、殖民最初階段的衝突，其實，這更呈現了「族群融合」的理想——後殖民主義者所期望的理想，是迪士尼卡通欲傳達的圓滿的結局。

唯有精神可以超越物質化的殖民主義，如同印地安文化在現今美國受到重視

<sup>16</sup> 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著，艾利·古福特(Eli Gifford)等編；孟祥森譯：《西雅圖的天空：印地安酋長的心靈宣言》，臺北：雙月書屋，2004年，頁17~91



的情形<sup>17</sup>。在佛教福智團體日常法師所著的《老師》一書中提到：

西方社會過分強調，剛開始只是重視物質，而這個以心靈、精神為副，漸漸、漸漸強到後來的話，它一面倒的情勢越來越強，到最後否定掉這個精神部分的話，那是會產生這樣的現象。而現在呢，偏偏這個世界上整個的這個主流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所以大家向它看齊，這個叫作進步。那幸好現在西方人也有人感覺到，這種進步是有問題的，他們願意再改正；我們很樂意見到這個，我們也盡心盡力地，不必跟他唱對台戲，我們盡心盡力地願意去做。<sup>18</sup>

### 五、結論：建立後殖民主義的「新世界」

強大的帝國主義侵略第三世界，除了經濟上的掠奪與政治上的壓迫外，最重大的影響是在一種文化上的殖民。這種文化上的殖民，一直到殖民結束之後，被殖民的國家都猶如魔鬼附身般，難以脫離其文化控制。經濟與政治的影響是比較容易可以看的到，所以當殖民結束之後，所留下來的傷害較小。但是文化的影響，雖然隱而不現，但是卻影響甚大。這樣的現象，在被殖民國家，企圖脫離殖民國家的控制時，雖然可以透過強烈的民族意識與仇恨，以種種的抗爭、革命等手段去爭取獨立。但是當初被殖民時，所被強加的價值概念，一直到獨立建國之後，仍舊揮之不去。這些曾經被殖民的獨立國家，也因此再度陷入一種文化上的「被殖民」的窘境中，陷入一種仇視與親切、脫離與依賴的複雜情緒中。這樣無形當中，讓這些獨立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上並不完全獨立，彷彿是被殖民時期的翻版，更猶甚者，還會出現倒退數百步的民族自我否定。這樣的現象，使得廣大的民眾，產生一種希望再次被殖民的奴性，期望恢復以前被殖民時的「光榮」。這種近乎強迫式的洗腦，讓這些被殖民過的獨立國家，永遠處於邊緣地區，永遠接受控制，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一個曾經遭受到帝國主義入侵的殖民國，在受殖民的過程中遭受到很多強勢殖民文化對於原始文化的壓迫與修正，所以到獨立時，所形成的民族國家是一種四不像的組合怪獸，舊有的民族特色，糅雜殖民帝國主觀認知，東拉西扯，扯出一個不適合生存在世界的弱勢文化。這個中間牽涉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層面甚多，而且互為因果，錯綜複雜。透過迪士尼動畫《風中奇緣》，可以從帝國主義剛剛進入殖民國家的初期來觀察，兩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透過這些隱藏式的細微意識，進而推測出舊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國家所產生的影響，這樣可以清楚了解被殖民者在獨立之後，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自由之路」。雖然歷史的事實中，最終，印地安人被白種人幾近於「滅族」的結局，在影片中沒有表達出來。但是，可以預見的是，後殖

<sup>17</sup>可參考：陳佩周：《變臉中的「印地安」人：美國原住民文化探索》，臺北：麥田叢書，1999年

<sup>18</sup>日常法師講述：《老師》，臺北，圓音有聲，2017年，頁22



民的影響，在以物質為主要考量的世界潮流中，勢必隨著強勢的主流價值，將精神價值消磨殆盡。如同一段西雅圖印地安酋長的心靈宣言，可用來表達這樣的感嘆與哀傷：

曾經我們的人民遮滿大地，如風吹浪湧的海洋遮滿鋪遍貝殼的海底，但那個時代早已過去，而部族的偉大現已幾乎全被遺忘，我並不悲嘆我們的過早衰亡，也不責備我們的白面兄弟使之加速，因為我們自己也有罪責。當我們的年輕人，為了或真或幻的屈辱而悲憤填膺，他們用黑漆漆黑了他們的臉，也漆黑、扭曲了他們的心。他們變得殘忍無情不知止境，而我們老人，無法約束。但讓我們期望紅人與白面兄弟的敵意永不重返。我們唯有損失，一無可得。沒錯，在我們年輕的勇士中，復仇就是收穫——即使以他們的性命為代價。但戰爭中留在家園的老人，和失去兒子的老婦，知道得更為清楚。……我們所剩的日子在何處度過已不甚重要，來日終歸無多。印第安人的夜晚，眼看著是黑暗的，天際沒有繁星，悲風在遠處哭泣。復仇女神踩在紅人的途徑上，不論他轉向何方，都會聽到殘酷的毀滅者堅定的腳步聲，他也準備著接受劫數，就如受傷的母鹿聽到獵人漸近的足音。月亮再幾度盈虛，冬日再幾度來臨，曾經充滿這廣闊土地的盛大部族或目前在此蒼茫空寂中漂泊的小群，將不再有人為這曾如你們一樣強大繁盛的民族淚灑墓碑。……黧黑的勇士、慈愛的母親、歡悅的少女，以及在此生長過、歡樂過的孩子們，他們的名字於今已被遺忘，卻仍舊愛戀著這片空寂之地；每當日暮，夜色因他們幽靈的來臨而變得濃重。當最後一個紅人從地上消失，他的故事將在白人心中成為神話，而這海岸將蜂擁著我族人的魂魄；當你們子孫的子孫在此地上，或在店鋪，或在公路，或在森林的寂靜中，自以為孤單，他們並不孤單。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是孤單的。夜裡，當你們城市和鄉村的街道沉，當你們以為它們荒無人煙，它們卻充滿了那曾充滿並仍愛戀此美麗土地的眾人魂魄。白人永遠孤單。願他公正而仁慈的待我民族，因為逝者並非無力<sup>19</sup>。

<sup>19</sup>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著，艾利·古福特(Eli Gifford)等編；孟祥森譯：《西雅圖的天空：印地安酋長的心靈宣言》，臺北：雙月書屋，2004年，頁27、49



## 六、參考資料

-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
- 比爾·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嘉雷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凱倫·蒂芬(Helen Tiffin)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1998年
- 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著，艾利·古福特(Eli Gifford)等編；孟祥森譯：《西雅圖的天空：印地安酋長的心靈宣言》，臺北：雙月書屋，2004年
- 陳佩周：《變臉中的「印地安」人：美國原住民文化探索》，臺北：麥田叢書，1999年
-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新北：立緒文化，1999年
-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彭惟棟譯：《鄉關何處》，新北：立緒文化，2000年
- 莎朗·克里奇(Sharon Creech)著；王玲月譯：《印地安人的麂皮靴》，臺北：維京國際，2000年
- 日常法師：《老師》，臺北：圓音有聲，2017年
- Mike Gabriel、Eric Goldberg：《風中奇緣 DVD》，臺北，得利影視，2012年
- 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臺北：書林，2005年
-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吳書榆譯：《阿德勒心理學講義》，臺北，經濟新潮社，2015年
- Janet Wasko 作；林佑聖，葉欣怡譯：《認識迪士尼》，臺北，弘智，2001年
- 黃宏文：〈後殖民/權利/知識：以迪士尼卡通《風中奇緣》為研究對象〉，明道學術論壇 10(1)，2016年，頁 21~32

